

福建近代名人传记丛书



---

# 林 纾

---

曾宪辉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(闽)新登字02号

**林 纾**

曾宪辉

**出版：福建教育出版社**

(福州市大梦山7号 邮编：350001)

**发行：福建新华书店**

**印刷：福建省地质印刷厂**

(福州市塔头街19号 邮编350011)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66千字 3插页

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300

ISBN7-5334-1161-7/K·43 定价：6.7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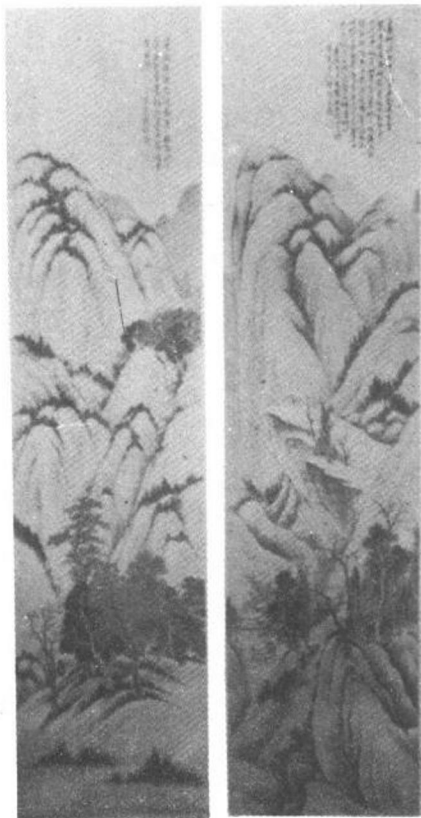


林纾 像



《茶花女遺事》口译者王寿昌像

林纾的山水画



林纾的对联

# 目 录

引子 .....	(1)
----------	-----

## 第一章

家奇穷 冒死渡台湾 .....	(3)
惜寸阴 有病不求药 .....	(13)
看湖鱼 一生怕做官 .....	(28)
讲自立 终身不靠人 .....	(39)
愤国耻 敢告马前状 .....	(49)
译小说 能写儿女情 .....	(59)
图自强 乐府赋新声 .....	(70)

## 第二章

别乡关 来做武林人 .....	(86)
耽佳胜 寻梅到超山 .....	(100)
状山水 杭州作八记 .....	(113)
重诗文 教学轻八股 .....	(122)
谈国事 襟上有泪痕 .....	(135)
吁天泪 国众听呼声 .....	(147)

## 第三章

为办学 枉作万言书 .....	(161)
论《史记》 文海觅知音 .....	(174)
勤译书 自称报晓鸡 .....	(187)

嗜西籍	盛赞狄更斯 .....	(199)
逞译才	部部寓微旨 .....	(212)
遭末运	心事总相违 .....	(225)
怕革命	携眷走天津 .....	(237)

#### 第四章

念前朝	挥泪哭先帝 .....	(249)
循纲纪	矢志做遗民 .....	(262)
写世态	作品半新旧 .....	(275)
见饥民	白头悔看山 .....	(292)
守残垒	荆生做妖梦 .....	(306)
多才艺	诗画得美传 .....	(320)
开译风	功过有定评 .....	(33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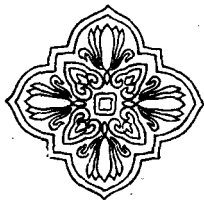
# 引 子



福州地处闽江下游，旗鼓两山隔江相对。城中楼阁嵯峨，商贾林立。街上行人熙熙攘攘，有的拖着油亮的辫子，穿着长袍马褂；有的则把枯槁的发辫缠在头上，齐腰系着又宽又紧的腰带。自辟为通商口岸以来，偶尔也有几个碧眼高鼻的洋人，拄着文明棍，蹬着高统靴，分开人流，雄鸡似的昂首而过。源远流长的江水，绕郭东流，不舍昼夜。江中樯帆如织，常有一两艘洋船，鸣着汽笛，冒着黑烟，突突突地自马江驶来。江边码头，人声嘈杂，不时传来小担贩卖鱼丸的呼叫声。入夜，龙潭江面，影影绰绰地停着几只花船。读者须知，这是到了清文宗咸丰年间了。

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那是一个战乱年头。太平军围攻长沙、进军岳州，威震东南。各省官绅豪富，闻风丧胆。就在这年九月二十七日

(11月8日)丑时，在闽县<sup>①</sup>玉尺山下光禄坊，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。他就是被严复称为“左海畸人<sup>②</sup>”的林纾。这林纾原名群玉，字琴南，号畏庐，又自署蠡叟、冷红生、践卓翁、六桥补柳翁。刚生下来时，体貌倒也平常。不期后来竟成为名闻遐迩的文学家、翻译家、画家。



---

① 闽县：清代县名，属福州府。民国二年（1913），与侯官县合并为闽侯县。今福州市。

② 左海：福建省的别名。畸人：此为异人。



# 第一章

---

## 家奇穷 冒死渡台湾



林纾《七十自寿诗》有句云：“畏庐身世出寒微”。细细想来，这决非故作寒酸之语。论起他的身世来，确也如此。林姓在福州堪称望族。若林鸿年，还是清代闽中的第一个状元呢！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，更是名扬中外。可是林纾的世系，却与原福州林氏不同。他的始祖林对墅，自金陵<sup>①</sup>迁徙入闽，在闽县城外莲塘定居，一连九代都是贫苦农民，哪能与名门望族相比？

封建衰世，农村经济破产。农民不堪地租、高利贷的盘剥，纷纷流入城市谋生。林纾的祖父林邦浩，也停止耕作，进城学艺。那是多么

---

<sup>①</sup> 金陵：今南京。

艰难的岁月，每月的工钱不够一家人糊口。当时一天只能吃两餐，早晚煮两锅稀粥，祖母先捞一碗孝敬双目失明的婆婆，再捞一碗喂养刚刚学步的儿子，自己便与大女儿喝粥汤。过了十多年，林纾的父亲林国铨<sup>①</sup>逐渐有了谋生能力，全家才免于饥馁。大约是在林纾出生的前几年，城中某公在建宁办盐业，发现国铨颇有办事能力，便把盐务托咐给他。建宁小湖素有盐埠之称，当年《花月痕》的作者魏秀仁<sup>②</sup>，还在那里就过馆。谢章铤《寄子安诗》有“太息小湖烟水阔，迢迢离梦话平生”之句。国铨就做着往那儿运盐的事。不论炎夏寒冬，风里来雨里去。经过数年工夫，积聚了一笔钱财，在城内玉尺山典到一所房屋，家况一度有所好转。却也好景不长，总共才十余年时光。

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长江中下游战事吃紧，云南个旧的铜运不出来，闽中一带发行铁钱。1000个铁钱，相当于100个铜钱的比价。因当年典屋时，在契约上只写了钱的数字，未曾注明是铁钱还是铜钱，这就被人钻了空子。有个名叫陈莲峰的人，趁闽人厚礼重科名的风俗，以举人身份武断乡曲。他操持契约，提着1500贯铁钱，硬要把以千金典来的房屋赎回去。当时林纾的父亲尚在建宁盐埠，由他的祖母出面交涉。她从容地说：“先生是科名中人，他日高升即为他省之官吏，怎不知铁钱小铜钱大！老妇辛苦哺育儿子，幸有一个安身之所。如今先生竟然要颠覆我的巢穴，这却是为何？”陈蛮不讲理，仍然坚持要赎。她只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“你这个读书人，果然不可以理喻，就让你赎了罢！”明日即掷典契与陈。过了一个月，林纾一家就搬到横山去住了。

俗话说祸不单行。这时恰好国铨运盐前往建宁，又遇到连日

---

① 林国铨：字云溪，以经商为业。

② 魏秀仁：字子安，福建侯官人，清代通俗小说家。

大雨。那洪水排山倒海而来。入夜，两艘木船过了水口，四周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只听见奔腾的水声，哪能看清航标？忽然一排恶浪打来，天崩地裂，两船都在礁石上撞成碎片。国铨抱着一块木板，死里逃生。那年头，官府的盐税很严，船只又是租来的，待到交清盐税、赔偿船价之后，已经是倾家荡产了。从此国铨只好离乡背井，远涉台湾，另求生计。惟有林纾的叔父国宾<sup>①</sup>在家独支门户。林纾的母亲、大姊，则日治针黹辅助家用。家境又复贫穷。

且说国铨渡台三年，不幸经商亏本，弄到连还家的盘费都没有。家中父母妻儿嗷嗷待哺，每月总有五六天揭不开锅。林纾寄食于龙山巷外祖家。林纾的母亲陈蓉，是太学生陈元培的女儿。陈家先世于明代为显宦，算是“书香门第”，只是后来功名不举，破落了。所以外祖母“知书明大义”。她对外孙很疼爱也很严格，教育比较得法。她常说：“小孩不能仅以慧钝决成败，还应看他能否立志；如果从小就羡慕衣食，长大了至多不过是个平庸之辈。”时逢夏日，荔枝方熟，邻园果实累累。林纾隔篱相望，颇有贪羨之色。外祖母察觉小孩想吃荔枝，立刻当了一件布衫，买了近百颗回来，一分给孙儿和外孙。林纾正吃得高兴，忽闻外祖母严肃之声。“孩子们，邻园荔香确实沁人，但各树荔枝的味道都是一样的。你们当知，别人吃荔也是这个味儿，用不着贪羨。小孩不愁无美食，怕的是无大志！”听了外祖母的教训，林纾手捧荔枝，泣不成声。林纾在外祖家住了一些时候，因受不了邻人欺侮，便回到了横山。外祖母在生之日，一年中有七八个月同女儿住在一起，与外孙朝夕相处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每次外祖母要走，林纾都牵衣顿足，舍不得她离去。外祖母买糕饼哄他，也边走边哭，沾

---

<sup>①</sup> 林国宾：字静庵。少时曾上学读书，后来在台湾某公司做会计。

满泪水，不能下咽。横山离外祖家不到二里，林纾年纪稍长，每逢年节喜庆，都喜欢进城拜见。

有一年闽中闹饥荒，又时逢第二次鸦片战争。敌舰闯入福州内港，聚集在江南桥下，佯称与南船竞铁锚，乘机发炮寻衅。林家距江仅三里之遥，处于敌炮射程之内。飞弹日夜从屋上呼啸而过。左邻右舍奔徙将尽，唯独林家无米下锅，祖母又在病中，留下不走。大姊怕林纾乱跑，把他锁在卧房里，自己则牵着二弟、三妹，围着正在做针线的母亲哭泣。林纾听见母亲抚慰大姊说：“别哭了，孩子！今晚缝完三件，能挣四百来钱，明天祖父、祖母和你们兄弟就可以饱吃几顿了。”幼小的林纾，怎知母亲心中的伤悲。为贫困所迫，哪能顾及安危？只好置生死于度外了。在一天两餐都无法维持的情况下，大人挨饿，小孩也跟着吃苦。每当母亲开锅煮饭时，小孩都围着锅灶等吃。林纾的弟弟秉耀，看着稀粥在锅里翻滚，越发饥不可耐，绕着锅台打转转。祖母看到孙儿啼饥号饿，老泪纵横。母亲虽是大声呵责他，心里却更加难受。

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国铨在台商业渐有起色。从秋八月起，每月都能汇30元回家，自此举家方无温饱之虑。又再过五年，林纾已16岁了。他想着父辈创业如此艰难，以为自己也该出门闯闯，便下决心到父亲那儿找个事做。在动身的那天上午，火辣辣的太阳照得人直冒汗，空气中流动着股股热浪，知了知知鸣叫使人心烦。呜一，呜一，空中响起了碎心的汽笛，眼看“华福宝”号就要起锚了。林纾正在码头与亲人难舍难分。当他一脚踏上甲板的时候，便感到登上了飘泊天涯的海船，顿时心绪黯然。旅客纷纷进舱寻找铺位，他却一步一回头，用泪眼望着岸上的母亲、姐姐，望着弟弟挥动的小手。轮船缓缓启动后，即向马江驶去，他们的身影就和码头融为一体，看不清了。此时，仿佛传来小弟叫哥的声音，他的心忽地往下一沉，差点儿没哭出来。“阿弥陀佛！小施

主也要远行？老衲东渡募缘，愿与施主同舟。”原来是法海寺的和尚双掌合十，在一旁招呼他。他只好抑制自己，跟这和尚走进舱内。

船身绝小，同船的一家官眷又用帐幔围了一角，舱房里剩下的空地也就不多了。和尚爱抽鸦片，燃灯卧于帐外。林纾便在窗下找个地方靠着。远山渐渐在天边消失，轮船开进了茫茫大海。窗外碧波万顷，离人思绪潮涌。将近黄昏，忽见东边天幕上有个小黑点在迅速扩大，刹那间天昏地暗，风涛大作，海水立刻变了颜色。船身倾斜，和尚连头带枕一同滚入幔中。幔中婢媪大呼：“和尚入幔了！和尚入幔了！”和尚百口不能自辩。轮船出没涛头浪谷，不断颠簸，和尚时而滚出、时而滚入，呼打之声不绝，整整闹了一夜。全船呕吐淋漓。待到上岸时，林纾已恹恹如病了。他初到台湾，人地生疏，正坐在码头上发愁。这时有一只温暖的手搭在他肩上。“孩子，你受苦了！”那声音，亲切中含着几分悲梗。他转身一看，原来就是日思夜想的父亲，便扑入慈父怀中大哭。

林纾在台湾帮助父亲做记帐一类的事，接触了一些人，增长了不少见识。当时，侯官黄韞山兄弟也寓居台湾。有一天，林纾偶然在一个姓李的人家里遇见韞山，看他朱颜白发，肃然起敬。韞山很能饮酒，又非常隽谈。他时常用那宏亮的声音，朗诵他弟弟笏山的《玉柱诗》。林纾虽犹年稚未学，每闻韞山的琅琅诵诗声，都心慕其诗格调高、流韵远，很是敬佩。逾年，笏山把一幅长松巨幛赠送给李氏。此画奇古苍郁，一鹤立丑石上，振翻欲飞，使林纾称羨不已。从此他每次到李氏家中都吮笔摹抚，可惜还无绘画基础，凡数十百次不复一似。韞山看见林纾喜欢笏山的画，便对他说：“我那笏山弟呀，咳！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宝贵呢。记得我们兄弟东渡时，在澎湖遇到一伙海盗。笏山发觉势头不对，赶

紧将明板杜诗及石谷<sup>①</sup>画册藏在柴草堆里；不料那海盗竟能抄查出来。盗首取出翻了翻，随手扔了杜诗，便要把画册带走。笏山不顾生命危险，飞步上前争夺，想从他手里抢回。旁边一盗虬髯倒竖，即欲拔剑，幸好我劝阻得快，否则早就没命了！”林纾听说笏山以一画之故几乎轻生，愈加仰慕其为人；不觉也对绘画发生了浓厚兴趣。

林纾随父于基隆、淡水经商时，在靠近蚵子街的地方赁旧宅寓居。身居异乡，时存恐惧心理。某夜从天妃庙看戏归来，看到室中灯火青荧。在门外摸摸锁头，明明是锁着的；开门进去，却又漆黑不见灯。因从小听多了神怪故事，便疑为鬼神作祟，顿感毛骨悚然。睡到四更天，觉得几案皆动，连小凳也在行走，发出种种怪响。林纾想慑服鬼怪，使劲捶打床板，可是那声响越来越大，像是有意和人对抗似的。因此他只好翻身下床，拔刀起舞，借以壮胆。直到迟明，已经筋疲力倦，才昏昏沉沉地睡下。一觉醒来，早已红日高照，环顾室中家具，无处不是刀痕，这才大笑昨夜做了蠢事。原来那灯火是小伙计洪福忘了熄的，开门风大才被吹灭；老房子老鼠多，有些声响也不足为怪，哪有什么鬼神作怪？悟到这一层道理，胆子也就大了些。

那年月，台湾社会黑暗，人命能值几个钱！穷苦人都在死亡线上挣扎。就拿林纾租用的这座老屋来说，前后就缢死过5个人，也许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也许是根本无法生存下去，才走了这条绝路。社会上的事千奇百怪，其死因谁能说得准。林纾曾居淡水，那儿居民不多，开门见海。海滩怪石离立，高大乌黑，时有一只渔船停在下面。村镇北端几间茅屋，或许是妓寮，时常有红衣女子倚门而立。那女子名叫阿环，颇有几分姿色。但林纾

---

① 石谷：清代画家王翬的字。

看见她不过数月，就听说她病倒了，再过十来天则传闻她已死去，而且失去了一条腿。其原因是与邻娼争夺一个男子，邻娼胜不过她，就偷偷地在她的食物里下蛊毒，把她活活害死了。阿环中毒后，从脚趾烂到大腿，死得非常痛苦。这种同类相戕的事，固然是丧失理智的，却是林纾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。

林纾在台湾听到的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是戴焕生起义。戴焕生本来是个小吏，生平慷慨，家资全用在接济贫乏上，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。乡人为污吏所激举行起义，戴焕生就被推为首领。他的妻子，人称元帅娘，跟随丈夫起义，临阵打仗机智勇敢。后来起义失败，戴焕生被擒入都，死于酷刑。其余的人就地受戮，刑法花样百出，不名一律。有个六品官，绰号叫“杀人武”的，杀人的手段最为残忍。或做一张木椅，将人的手腕缚在椅臂上，用小刀把手腕剥落，再将腕肉反卷，使手骨挺出，然后取其心肺；或用绳索紧勒腰膂，使肠胃挤上胸腔，腰斩后将上身推向涂满油漆的桌案上，被戮者声厉如牛喘，要过数刻才能死去。林纾到刑场看了那些遗下的刑具，不禁全身起鸡皮疙瘩，久久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野蛮之不足语以人道，如此也！”

上述种种，是林纾第一次出门对社会的观察，也是他了解世道人心的起始。林纾寓台三年，到了同治八年（1869），已经18岁了。那年四月，正是大雁南飞的季节，因婚期将近，家中来信催促，他便整装西归。然而万万不曾料到，成亲不久又要东去。原来是，当父亲脱困时，叔父国宾也赴台为某公司会计。但公司老板听信谗言，诬告国宾侵蚀闲款，要送他去见官。衙门官署有理说不清，国铨只好倾资为兄弟赔偿，并把自己的差事让给他。经过这番折磨就染上了疾病。林纾闻讯夜不安寝，立即别了新婚妻子，忧心忡忡地重返台湾，把病中的父亲接回来。

此次渡台，与东渡戍卒同乘“伏波轮”，其遇险情形更使人心

胆俱裂。偌大的船只，竟像醉汉一般，在狂风巨澜中跌跌撞撞。夜色漆黑，分不出哪是天，哪是海。凶猛的浪涛接连扑打过来，船身侧起又落下，时而左摇、时而右晃。林纾仰卧在铺位上，看那吊灯有时往这边倾、有时往那边斜。忽然身子往后一滑，双足朝天，头在床背上碰出一个大疙瘩。沉重的铁柜也在流走，嘭的一声把巨案撞折了一只脚。甲板上的大炮滚来滚去，时时探头舱间，像要滚下去的样子。舱内旅客吓得魂不附体，不时发出惊叫之声。船员四向奔走，想稳住炮位。直到天明，风浪才慢慢平息。闹了一夜，大家疲困到了极点。士兵抢入客堂，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，屎尿满地都是。轮船靠岸后，林纾顾不得疲劳，即奔蛄子街寓所。他看到父亲面容憔悴，心如刀割。次年开春，当林纾护送父亲回到福州时，没想到祖父、祖母都已相继去世。父亲的病日重一日，过了40天，也与世长辞了。不数月工夫，变化竟如此之大。此后家庭重担就落到19岁的林纾肩上了。

光绪二年（1876），林纾25岁。这时他已在朋友王灼三家设馆课蒙。王灼三，字薇庵，提起他真是一言难尽。他风度凝远，孝友诚笃，被林纾引为知己。林纾遇到什么苦闷、委屈的事，或有什么事情想不通，只要王灼三几句话就能解除烦恼。在林纾贫贱坎坷之日，亲戚形神不接，知交见而奔避，只有王灼三能爱之以德、接之以礼、感之以情。王灼三把自家的老屋腾出来给林纾当塾舍，自己却到史家设馆，确实够义气的了。林纾在这所房子里教了几个孩童，每逢春夏，雨盛屋漏，连座位都无法固定。那雨水就像故意作弄人似的，你躲到那里它就落到那里，点点滴滴把你的衣衫润湿。而灼三则数日必归，每次归来都与林纾把手纵谈世务、倾吐肝胆，彼此怡然有得便各忘其贫。

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，王灼三病重，呻吟床第之间。可他一听到林纾的足音，便挣扎起来促他背诵近作，稍有所悛即哑然而笑，



以至笑得气喘吁吁，为的是不使朋友难过。灼三死后，其妻潘氏痛不欲生，引绳自缢。林纾破门抢入，夺下她手中的绳索，真诚地劝解说：“灼三先生虽已过世，但我林纾在，决不让你母子受苦！”他到灼三遗体前拊胸大哭。祭文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呜呼！余之交谊犹有余人可以及君者，余之哭君亦将少杀<sup>①</sup>而不如是之悲也！”林纾不但为灼三备办后事，而且还为他抚孤<sup>②</sup>。灼三的儿子王元龙<sup>③</sup>，在林纾家生活了12年，直至林纾为他娶亲成家，帮他完成学业中了举人才离开。灼三的女儿出嫁，林纾也出钱为她办嫁妆。还有一位穷书生林崧祁，也是林纾的知心朋友，其身后遗孤也由林纾抚养成人，并为婚配嫁娶。他们都是贫贱之交，道义之友，情深义重，非同一般。有《七十自寿诗》（其四）为证：

总角<sup>④</sup>知交两托孤（王薇庵明经<sup>⑤</sup>、林述庵孝廉<sup>⑥</sup>），  
凄凉身世在穷途。

当时一诺凭吾胆，今日双雏竟有须（一为雨楼孝廉，  
一为凉生少将）。

教养兼资天所佑，解推不吝我非愚。

人生交友缘何事，肯作炎凉小丈夫<sup>⑦</sup>？

林纾从光绪八年（1882）起，就从横山迁居南台苍霞洲。因住在城郊，经常被城里人视为“乡下佬”。此事到了晚年，思想起来还很愤激，他在《铁笛亭琐记·南台》中写道：

余家居福州城外南台，而城中轻薄少年，咸以乡下

① 少杀：稍加克制。

② 抚孤：抚养遗孤。

③ 王元龙：字雨楼。

④ 总角：古代未成年的人把头发扎成髻，借指幼年。

⑤ 明经：明清两代，对贡生的称呼。

⑥ 述庵：林崧祁的字。孝廉：举人的俗称。

⑦ 小丈夫：指无志气的势利小人。